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二

□ 13
1406
2



018
1406
2



曾南有垂全三注

夫自是而非彼為已而惡
入物莫不皆然之是非雖異而
彼我均也荆川通篇論本無是
非是非皆人所作
毛穎謂莊生論齊物而意欲
生何也人生世間各立一形骸
各具一心知有形骸心便自有
是心自是而慮人之不是也於

齊物總論

夫自是而非彼為已而惡
入物莫不皆然之是非雖異而
彼我均也荆川通篇論本無是
非是非皆人所作
毛穎謂莊生論齊物而意欲
生何也人生世間各立一形骸
各具一心知有形骸心便自有
是心自是而慮人之不是也於

鍊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二

澗秀水 會魁 陳懿典 輯

閩書林 自新 余良木 梓

內篇齊物論第二

林慮齋云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眾論也齊

者一也。欲合眾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
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歸
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
上起譬喻也。○陸方壺云夫知有大小見有淺
深物論之所由以不齊也。小知聞

卷之二內篇齊物論

是而勝之，豈勝人而慮入不
吾勝也。於是而爭心起，爭心既
起，構鬪且甚。堯可非桀，桀可非
堯，由可相，由人掉一舌，家置一
塚，闢若關市，於聚訟千言，萬
尤都為自伸，曾不思百年逆旅
人生如夢，握摧失勢，貴賤廢耳，
泥行霄飛，頭顱廢耳，朱門白屋
累茵懸結，貧富夢耳，朝秦暮楚
昨主今客，去來遷徙，夢耳，未至
以前其熱，集火既至，以後其寒，
疑冰得失，炎涼亦夢耳，即人所
甚愛者生乎，而生不可留，所甚
惡者歿乎，而歿不可免，一朝竟
盡，生乎七尺之軀，六藏之府，
且歸之蝶，夢如浮漚矣。伊論是
非，孰故不喪，我不足，以一生
不一歿，生不足，以齊物，論以心

間。自以心闢，主司是非，意見起，而道益虧矣。不
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無彼是乎哉。所以至人憫其歿心，厭其勝
心，解其闢心，為是不用而聽之。以天教之，以因
是語之，以滑疑，散其戾物，我忘是非，和之以天
倪，休之以天均，因之以曼衍，啗然如南郭子綦
之喪我，我從然如莊周之蝶化，然後與物渾化，而
逍遙之遊可遂也。以等議論見識，蓋自老子玄
同，上得來。○李衷一云：物論者，人物之論也。齊
者，一也。大凡物論，不齊皆始於有我物，我對立，
是非互爭，而為齊物論矣。故章首即言吾喪我，
篇中千翻萬覆，不離喪我二字。心如灰灰者，火
滅也。形如稿木者，木沉也。皆靜定坐忘之意。風
有氣無質，天地間最無根着。故言風竅空也。風
自空出也。風能觸有竅之聲，不能作無竅之鳴。
故言竅風起於靜，復歸於靜。一場作怪，畢竟都
無。故言厲風濟則衆竅為虛。人身之竅不可使
鑿竅孔。一開構鬪日接，知言橫生，大是大風，小

之所以如灰灰而形之，所以如
稿木也。雖然心，仰自灰灰，則滅
矣。木仰自稿，稿則盡矣。灰滅灰
盡，與衆生同。以下篇養生主所
由發乎。

是小風。許多風波到底皆無要，其使以不可知
也。却有真宰存焉。天籟是也。彼不得其真，而以
如馳之形，獨苦之心。欲齊萬有之是非，寧可得
乎。故莫若以明。因是明者，空中自現本體，明妙
釋氏言慧覺是也。因者，空中自然真性，如如禪
宗言淨因是也。明非寂照，因非緣假，明是因處
明，因是明處，因明如鏡像，因是法身。明從虛生，
故得其環中，因則無二。故知通為一。一不知其
一，故曰兩行。明不見其明，故曰滑耀。通一猶有
一，在無遊則無一矣。滑疑猶有耀，在葆光則無
耀矣。故明而無明者，不可知之謂神。因而無因
者，無所待之謂無。竟無竟，則無聲亦且無影。神
則夢不知覺，亦不知故曰物化。大抵人間是非
不，怒下號，若風風濟，則聲恬。無形無影，若夢夢
覺，則境去。因風吹火，因覺起夢。循環起伏，不知
其盡。然今日之風聲與昔日之風聲無異，而今
夜之夢境與昨夜之夢境不同。風有聲之可聞，
夢無影之可捉。言風言夢，意蓋如此。雖然栩栩

南郭三節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然解休者失其配匹也稿木死灰言其寂寞无情也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任天真而已又何所執故止為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自持吾所不能一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夫天下何物足識我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也

之夢與飲酒哭泣之夢幻真異矣遠遠之覺與哭泣田獵之覺垢淨殊矣覺後知夢與周蝶不知起滅分矣衆人之夢覺在寐醒至人之夢覺在生衆人之夢有夢至人之夢無夢衆人之覺在夢後至人之覺在夢中衆人有幻夢無化夢至人有性覺無明覺噫安得有出生入死無夢無覺之人而與之言齊物哉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林慮齋云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者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絕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盡妙洞山曰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閑竅

籥也籥管參差官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万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自取焉天地之籥見矣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体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各琴々長風之聲畏佳太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畧齊衆竅之所激謫以下畧齊衆竅之殊声干喁云者言声之官商雖千变万化唱和大小莫不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渣止也烈風作則衆竅莫及其止則衆竅虛矣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匕刀力動搖貌言物声既異形之動搖又不同動雖

籥也籥管參差官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万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自取焉天地之籥見矣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体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各琴々長風之聲畏佳太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畧齊衆竅之所激謫以下畧齊衆竅之殊声干喁云者言声之官商雖千变万化唱和大小莫不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渣止也烈風作則衆竅莫及其止則衆竅虛矣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匕刀力動搖貌言物声既異形之動搖又不同動雖

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使是而刀力非乎吹方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察察此竹之屬撫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无矣則不能生有有之味生又不能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上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豈蒼今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後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乃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後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言物各自得誰主怒之使然蓋重明天籟也

方壺云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忘形也蓋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形如槁木無生氣也心若死灰無相燭也皆嗒然喪耦之情狀昔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離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答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無已上生下蓋喪我則可以忘物可以忘我能忘物我則優游而入於聖域矣○李東一云人之所以有其形者有我而已形者我之形心者我之心偶匹也喪耦我固在也喪我則非我而無之矣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天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夫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灰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為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侂居而可使至此也然于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為人皆聞之知其空虛吾有也我之所以為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侂異侂我而後其心形之時耶衆竅為虛侂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跼耶日而彼不聞彼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聞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聞聞見也以其所聞聞見而究其

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噓而獨不聞之琴瑟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謂者叱者吸者謔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噓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乎
音稽謔音孝謔音豪突音杳噓音愚
林膚齋云子綦曰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

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風出空虛尋求无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故人之所聞亦異此於万物稟受亦賦察竅為風所鳴方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則万竅虛化不能後則万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以列子所謂疑徂是也

羅註耦匹也物莫不有匹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物論自齊矣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若志所謂吾從昔人非昔人者是也天籟地籟人籟衆竅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

理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

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在言其不在則已也

佐則萬竅怒鳴者言緣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

竅萬木之竅也。琴瑟乎。長風之聲也。畏音偉佳

音翠。上聲畏佳者林木搖動之貌百圍言木之

大也。兩手相拏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竅之

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定其

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

如杯圈之員者洼曲者沓下者此皆言其竅穴

鐘與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為風之所鳴而物為化之所役所遇雖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无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鳴形骸之累而具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齊物論風之形似從筆端寫出非化土之手不能真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橫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白則中容二者似器之形水聚牛跡曰注水流滾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也以下言其聲激如水激聲請如箭去聲諒如號哭聲突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人聲唱土土竿通

之形自激者至皎者言竅穴中之響于之聲輕

鳴之聲重言風之前容其聲如渴于隨其後而

至者則如唱嘯輕重相和也冷風小風也風小

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

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

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為聲者皆不聞矣故曰

為虛調調刀力皆壽木為風所搖動之形前曰

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鍵也而

汝也莊子之文好處盡然如此一段又妙中之

韓非子曰竿為五音之長故曰
唱于唱者眾竅如魚口之發鳴
也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
風調調刀力對尾風調然和
而刀力然微也今俗呼風小為
調六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為刀
撥言刀力然可撥耳

對頭了莊子欲形容物論之无
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
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發
受則不察齊矣許大天地是
塊許大風是意此達者之言畏
從山日眼佳從山日霍山林之
便僻角夫慶風所不至也濟如
孔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

妙者一部書中此為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
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
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箇聲
出自激者至較者八字八聲也于與鳴又是相
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
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
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入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
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
勢如坎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

通則中竅並作如虛虛通者
謂濟為止則厲風伸所屬耶說
了許多竅穴更著調也刀力則
林狗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
目無是非小是小底風大是太
底風然終必寂然而止所謂齊
也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
矣怒者其誰耶莫之為而為者
天也

副墨 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
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
而未始有言故舉三籟言之而
歸極于天籟籟籟管也其聲有
高下正暗喻物論之不齊者此
入之所為故曰入籟地籟則木
之衆竅天籟則無聲而能響木
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
得其朕者也木之竅穴有兩孔

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伊處然看他
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無見他血脉縈繞
○陸方壺云天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
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
籟教推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盡於天籟籟
籟管也此作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
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
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意氣而成聲者天籟則
無聲而能響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
得其朕故曰夫游一聞三籟便要討箇
道理故曰請問其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
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搖暢
而有聲氣者參寥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
貌木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二孔
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柅
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

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

似注者有廣而似汚者數句描寫竅穴意態如畫又復描寫竅穴之聲激者

穎 穎 隱憑也噓息也嗒焉解體

聲之長故曰倡于噶者衆竅如魚口之吟噶也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林籟籟云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

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

說天籟却把入籟只一句斷送了按亦是文法
 讀莊子之文須如此仔細檢點庶得箇入處吹
 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物
 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已出吹字
 使字皆屬造物言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自
 取言萬物皆以為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
 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為言遂下一怒字與怒
 而飛同亦屬造物。○陸方壺云既說地籟就怒
 是作文之妙處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
 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

大知四節

問問問問知之不同也
 炎詹詹言語之異也竟交形開
 縹緲之異也縹密密交接之異
 也。備亡縹亡恐悖之異也。可

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則
 箭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
 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於
 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屬然則怒而號
 者誰耶其為風也。○李衷一云此竹簫管也吹萬三句言天籟吹即
 以息相吹之吹聲出也自自自也。已止也。人心
 之聲是是非非萬有不同都從無聲中吹出到
 底却自已總歸無聲有聲無聲分明有主使他
 作止咸自取耳取取諸夫也怒者其誰一句接
 上起下言到是非相激得失互爭。
 如萬竅怒號聲氣不平則誰使耶。

太知閑閑小知間間太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聞

是非字勝動止之異也。日為衰殺也。不可使復而遂往也。厭緘厭沒于歎若血若而愈血也。近成利患輕禍也。莫使復閱陰結遂志也。自此以上。累舉天籟之无方。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殊異。自然強同也。日夜相代。故以新也。天地万物变化。自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所以生言其自生也。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不知所為使。者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素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

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之。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若血也。近成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愁姚佚啓態樂出虛烝成囿。縵音慢塞音教詛音音聶園音郡
林屬齋云天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美星笑雨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美星笑雨自得也。

晉自然无使物然也。行者信也。可行。信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散九寡。付之自然。而莫不賅存。說之則有所私。有私則不能彰。而有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尔。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然知者守矩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反順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友。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為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少帶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凡所以哀者不足哀也。

分別也太言者氣談大者也。炎炎者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卑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于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且以來。

言聞也。好惡藏于中而物觸之則
其發若札括各節臨于外而物
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
向背不同也。發如秋冬至冥使
復開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
衰寒至姚佚故態則其情狀發
見之不同也。凡此皆吹方不同
而使其自已也。如寒之出塵蒸
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
天籟死為之為也。夫羸之小大
趨欲向背之不同不乃似畏佳
窾穴之異形平閒間縵喘喜怒
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癡
下鳴之異音乎。樂之出塵蒸之
成菌求其形前而不可得不知
似風清窾處調調刀力而不知
所歸乎。由此張之則我之為我

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日日
如是。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關。即孟子所謂且
晝之所為有枯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
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
語多是此等意思。縵者有一種人做事縵。但悞
地。又有一種人出着言語便有攪穿。故曰害。又
有一種人思前美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
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
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則謂

者安在形安有。不知槁木心安
有。不知灰者乎。夫天籟之難
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
心契之。斯可得。且暮淫此所再
以生。是知其莫知所前而以心
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
則不待其所為使。而遍索于形
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於形
骸之內求其所為使者。不可得
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
有真君。不為求。得其情而加益
不待其情而加損。伊則彼非无
心之所得。迨非有心之所得。遠
故也。

大知小知。太言小言。太恐
小恐其寐其竟。皆有形之累也。
夫有形則為化之所後。至于化
則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于

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
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
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夫若疑。故曰大恐。縵縵然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鈞然。故
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
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胸次。若與人有所詛盟。然
用心憂勞。日銷月鏹。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
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此
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屬。

累也。孰若无形而使化，不能從乎。非神不能與于此。

稽：慮則預度未來。漢則咨嗟，既往則輕躁，而有所為，執則畏慎，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侯則縱樂，而忘返。故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己者，一休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集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且消而逝矣也。

層：難大知以下，正言怒處，開也。廣大貌，開也。有別也。冷也。美盛貌。詹公，小扁貌。魂交，寐則魂交，魂交而為夢。形開，竟則魂交，形開而應事。構，物構而心營構。闢，心在物相，攻闢，漫容以下，是已。漫者，漫緩，無所柔人也。容者，潛視不露，陰人也。容者，錙銖必較。

一各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為之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性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性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為物欲所歿沒，如被絨膝，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血。血者，謂其如膠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死，謂其胸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灰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倍之用心，喜怒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于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

細人也。喘心，心事不寧，變心，散緩，自失，銳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若机括，刀人也。守勝者，固執已見，如雷誼，盟誓不敢動，拘人也。此等之人，天真且滑，滑之又滑，至若久而不覺，故曰且滑。載，昏及溺，不可挽回，故曰不可使復。之，机心益疏，愈老愈深，故曰老血。滅，閉藏也。人心不灰，尚有生意，可回。今此近死之心，可使復明乎。言必不能也。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已往，變則輕狂，而有所為，熱則拘方，而不敢動。姚則咲美，以自肥侯，則縱樂，而忘返。故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太拙人之，一身心事不同，意態百出，計得慮失，集火凝冰。

嗟嘆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惑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夾席之貌，佚縱逸也。啟，開放不收，欽之貌。態，粧模做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固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仔細方有得之於心也。

陸方壺云：頭下模馬，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声同一意。昔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

如樂之出虛而作，作止如蒸之成，因而倏生，倏死，所謂人心之怒，其變若此矣。每方窺怒，又何以異哉？又承上文，言人雖如此，夫不自由，畢竟有真宰在。相代代故，以新自然也。彼即此也。我即喪我之我，取即感其自取之取。言此殊情異狀，日夜相代，循環不已，都是造化所為。去不知故來，不知新且暮之間，已而復生，一自然，尔故曰且暮得其所，再以此生乎自然生我。我自然生非彼矣，有我非我矣，取造化造化在，我是亦近矣。及其所為使我不自知也。若者似有似无之謂真宰，真主也。朕兆也，不淨其朕，即不知其所萌也。此真宰實有這道理，使人入便行。

上引朱此老，構思之精微，與文字之變化，自有別樣。天巧非人可及。太知閑閑，太知之人，忘已忘物，意見不生。灰心槁形，幾於喪我。故常閑閑，閑閑者，後容自得之意。孟子亦言知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閑閑乎。小知則日以心闢，故常間間。間間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為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知耳。交于交而為言，則太言矣。炎炎小言，詹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其寤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且晝之間，寐則魂與魄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知之人，不生意見，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閑閑。小知之人，間間分別，是非海關，入我山高，日以其心與物相闢，不能已，已，是故有變者，害者，害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役，直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變者，心慢為巽，懦為無，斷柔惡人也。害者，潛机不露，深不可測，儉人也。害者，分銖較兩，美無遺策。

之說以每人人亦信之，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有真宰者，有情也不得其朕者，无朕也。試把入身有形上看，亦有真宰在。如自散九竅，六藏，兼其具，皆吾身中有誰，與親其皆悅之乎，抑皆悅之中，徒有私喜乎。如是，指有私也。當私時，則私者為君，非私者為臣。然身中形竅，无專治，臣妾之理，所私非首則皆所私者，臣而今所私者，君矣。私私自而足行去，視則足臣，類私足而目視了行，則目臣百。誠九竅六藏皆然，故曰通相為君臣，真君不是心，南華并心欲。灰灰了即真宰是也。禪家所謂真主人道家所謂元神，正是這个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求。

細人也。小恐惴惴，心事不寧，大恐變變，緩散，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察若机括，刀人也。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雷如雷，誓不敢動，拗人也。小知之人，心闢若此，但見人欲且萌，天理且消，消之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林，冬以言其且消也。載得及溺，不可挽，向故曰其溺之使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字當讀，讀與其殺相對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二句復，反也。謂其溺而不返也。此等機心，經歷愈久，則愈老，愈深，故曰老洩，老洩之人，其厭如滅，厭如大，學厭然之厭，消洩，閉藏之意，滅閉藏也。故曰其厭如滅，以言其老洩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以近死之心，可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中有如許新奇字法，如奇峯怪石，當作別觀。以上，備言小人心事，又以十一二字，面模寫，接物之情狀。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嘆者，變者，愁者，姚佚成態者，通上一等人。

得其情而無益莫不可益也不
得其情而無損真不可損也無
益則與私而君者異矣無損則
與私而臣者異矣大都物論
是非皆起於形窳形窳徒有君
臣今日如此明日如彼反復靡
定死知身言之情狀乎然却有
真宰知人身中真君不可損益
真宰在我外真君在形外則款
得其真者必喪我槁形灰心而
後可奈何今之人一受成形便
為飛役不能忘其形以待乎死
却在物相和相靡如人之行馳
而不能止形終得如禱未平故
然身役之无功索然疲倦日暮
途窮而不知此等人雖生亦死
幾壽百年畢竟何益况形既馳
役心亦自忙形化心便與之然

皆有如此以情狀變態百出慮慮也。嘆嗟嘆也。
變者反覆不定之意。熱者憂疑不動之貌。姚央
庠也。佚縱逸也。故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是
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塵而乍作乍止。如蒸
之成菌而倏
生倏滅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
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
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
無形

林屬齋云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

心散如灰得乎古來至真仙
匠只是極真真存不字是以半
劫之外忽然獨存今却形馳心
化迷矣真君故曰可不謂大衰
乎哀者哀其衰為也且人之生
也固當如是之茫然而無知乎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存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
再觀亦其矣
其濁之所為之不可使復
之也三之字皆虛字言其向者
濁意之所為之不可使復為之
也血信滿乍洞也但言洞則无
先求易滯意尋常語喜怒哀樂
他及從哀怒狀出慮嘆變熱心
熱中也從喜樂狀出姚佚放態
故精神發越也喜樂如樂之應
於心也无限暢達其鬱然者如

知其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
令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謂之地雖不可知然
且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此
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波字却是上面
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為
化因入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
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為見使於造物者
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
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為實

陰氣之精為菌草，亦皆自天也。
羅喜怒哀樂慮嘆變熱絀快，
啟德以七情，又翻十二般，熱
後執後心言其心拘執也。絀治
也，快放佚也，啟開啟聰明也，熱
度也，首子云莫不羨，羨，姓治奇
衣婦飾血氣，熱度，句法，身法同。

副墨此下摹寫人心變態，與上
風木形聲同音，大知間止，即孟
子知者行其所無事也。若問止
者，立可唯，分入我，則但小人之
知耳。炎止，精光上，燭也。磨止，擊
齋前後也。縵者，縵緩，無新系人
也。管者，管，不露險人也。密者，
錙銖心較，細人也。揣止，心事不
寧，縵止，散緩，自失，餘人也。司是
非者，主欲之輩，意在中人，尋其

肯繁，若機括，刀人也。束勝，都
同執，已見如，留，詛，盟，誓，不取，動
物人也。小知之人，心闢如此，不
真，且消止之，又滑，以至心灰而
不竟，故曰其後如，秋冬以言其
日消也。載，登及，溺，不可挽，向故
已其，潤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
也。其，潤與其，殺，相對，此等機心
愈老愈深，故曰老，溢，厭，如，太，幸
厭然之，厭，絨，即閉藏也。夫人心
不灰，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
此，近，灰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
不能也。此已，倫，言小知之心事，
以卡，又以十二字，模寫其，機，執
之情狀，然其，火，雖，如，此，實，不自
由，如，乘，之，出，虛，作，作，止，如，蒸
之，成，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
前，而不知其所，謂，即所謂吹方

有也。朕萌芽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知其所萌
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也。已信者甚實也。造
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
所為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
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為
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細繹許多語
句，辭甚切，而意甚嚴，蓋欲人於此着意，自檢點
也。○陸方壺云：自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以明
之矣。且暮得其所由，以生乎。以字即怒者，其
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所謂這

簡下文非彼無我，又把以字換作彼字，言我不
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非彼無我。然非我
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譬之風，萬于竅，終
不成響，故曰非我無所取。取是領受之意，如以
而論造化不離己身，似亦近矣。真如不待其朕
仰，故曰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待其
朕，以作一句看，朕非也。不待其朕，即不知其
所顯也。光欲求得其朕，朕非是，真宰有形，今也
真宰使入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
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可
得終，屬，朕，朕，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
有情，故能使入無形，故不待其朕也。善乎禪家
有句，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
有，不見其形，足為以篇之斷案。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誰與為親，汝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

不同怒者其誰也已乎已乎且
暮得此其前由以生乎已乎此
字即怒者其誰之誰下文非彼
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
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步
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如風
竄於竅終不成響如此論造化
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
曰不知其所以為使君有真宰而
特不得其朕作一句讀必欲求
得其朕除是真宰有形今真宰
使人人便行乏說以與人人亦
信之故曰行已信只為不見
其形故無朕可得也然真宰雖
有情而無形須於有形上体認
故言百骸九竅六藏言之其有
私焉其有真君存焉二焉字與
三半字皆問詞反覆微問要入

地補前卷論三言

卷之二內篇齊物論

十四

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遽相為君臣乎其有真
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藏去声 眩音 該 遽音梯

林盧齋云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
也此以下又就入身上發明一段更奇特賦者
倫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
與為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
盡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
病之時手乃為身之讐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

深思而自得之亦得其情即有
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其真即
真君真宰之真此真於人本無
益損但迷之則凡悟之則聖耳

馬註問心廣博貌閑心有別也
炎心羨盛貌詹心小楠貌緩寬
心也窳深心也備心小心也縷
今齊生死貌熱不動貌朕非也
賤備也古六味也云即忙也
身苦芒然歸同也

乎者言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
其在身之用侍者為貴侍者為賤如頭禿而手
搔則手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
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
舌互相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
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遽相為君臣百
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
身之主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
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

齊物論

十五

存焉我雖如以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
 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仰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
 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陸方壺云
 上言真宰存
 情而無形也。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筋
 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總言百以該之。九竅
 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
 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而六。皆人身中
 之所有者。試舉而問不知以數件最親厚者誰
 欵。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亦問
 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
 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逆相為君臣乎。不逆相
 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為亦是問辭如此。反
 覆徵問要入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者謂如且
 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後故曰皆
 為臣妾。既同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

手有時而後足。足亦有時而後手。耳有時而後
 目。目亦有時而後耳。又似逆為君臣。其果益是
 乎。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
 逆相為役者也。且暮得死之此非彼無我之我
 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
 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仰認得他。只要求得
 其情。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益所以使我如
 以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且暮不離。不以求
 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
 無益損乎其真。真字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
 本無益損。但悟之即聖。迷之則凡。年以補求
 得其情。正與孟子因情見性之說參看。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非乎。終身役役
 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

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太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
我獨苦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蒲音

林慮齋云。天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况有所受
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
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順乎造物
乃為外物所沮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
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
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相沒之

意終身後復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
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也
蕭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後勞苦之狀不知其所
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奇雖
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浸衰得
百。浸白得老也。年彌高而德彌邵則是形化而
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形衰而
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然茫茫然無見識也
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胞

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獸昧而人亦有不
 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欲自昏故至
 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篦括
 膜要汝開眼也 ○陸方壺云此段言人迷失真
 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忍釋手不敢
 以異說誣之受其成形言以真君且暮未嘗
 離入一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守不忍去去直
 待以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若以我輩
 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
 及相靡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神
 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所謂彈金珠而七為彼
 衮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輕重也

天隨五節

即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
 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
 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
 由知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
 不亡也心之足以制身之用
 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

且終身役役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事成其
 功果於然疲神勞役日暮途窮而不知所歸
 不哀耶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而不知覺
 直是芒人縱壽百年不灰奚益夫人後少得莊
 後壯得衰後衰得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
 箇不亡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此箇
 是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却迷失
 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太
 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生也固當如是之芒
 然而無知乎其我獨茫然而人亦有不自芒者乎
 有不自芒之人而我獨茫然其可愧亦
 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是今日遠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

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
付之而自當也夫以成代不成
非知也心自海耳故愚者亦師
與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
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遠越昔師
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
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
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
以為有以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
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
若而不強知也言者各有所說
故異於我以為是而彼以為
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
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耳以為有言即然未足有所定
以為無言即則據此已有言言
與數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
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

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各獨且
奈何哉

林慮齋云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
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現成一箇天理若
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唯賢者有此愚者
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
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
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
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遠越

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
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
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
成榮華即隱于道而道不可隱
則真偽是非者行于榮華而止
于道當見于小成而滅于大全
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
有是非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
是非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非
儒墨之所非也今故是儒墨之
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
明無是非非也欲明無是非非
則不若還以儒墨反喪相明反
喪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
其所非者非矣物即是故
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
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
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

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
其不知以為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
為有既以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
人復出而於汝亦不能曉也他人又奈汝何哉神
禹即禹也借以為古聖人之稱也 **陸方壺云**
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成心者見見
成成不假補奏乃天命之本然各人之真宰也
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必知古今代謝取于造物之
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
接為構日以心闘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
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不能
以明覺為自然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
以司是非譬之今遠越而昔至也何者遠越之

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彼自知其所知目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矣自以為是則必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于我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從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无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于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再是非之塗而是非无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是彼亦是也

人必平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終遠越便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者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且如禹作禹貢亦只說得他是跡跡所到處九州土物外國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各執且奈何哉發揮到此方露是非二字作後來許多議論之眼目蓋是非乃物論之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又一篇之肯綮物論所以不齊之故皆與於此

李震一云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于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于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離火也人不

彼亦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无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極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乎无左也是非相尋反覆无窮故謂之環之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无窮故應亦无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淨中者曠然无怀乘之以遊也

自形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况麗物而為惡乎閔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以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也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于道以為成心者也未成乎心則心且無矣安有是非而以為有是有非都緣成起念臆度料想如今日遠越而昔至尔今日終遠昔何由至乃強辯是非之譬故以無為有以無為有是非惡得定雖智如神禹亦不能知吾且奈何哉甚言物論之况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鼂音

林慮齋云此篇本為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為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于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所使絀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往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邪其出於造物邪故曰未定其言果汝

之言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為造物所使遂為此言邪擊者為之初出卵者也擊之為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為異於擊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與擊音有分辯乎無分辯乎言其實不同不可得而分辯也。陸方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真宰循此天然真宰便是能師成心只為小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所以有紛紛不一之論到其方說本意言非吹也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人皆知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

曰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也
惡乎隱而有真偽物無非道則
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知道無不在則便往而不存知
言莫非道則便存而不可然有
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由而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
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
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

而言之耶其亦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
耶夫初生之擊任天之便然而鳴非有心也
人之言以為異於擊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
無說乎哉蓋有心言則與擊異無心而任天
之便則固與擊等耳與擊等則與吹等與吹等
然後謂之天籟此辨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
細體認○季襄一云言非吹也言非如地籟之
吹萬物一以無心上也言出于人未能無心故言
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
有故曰果有言耶未嘗有言即擊鳥初出卵也
人聞禽言如鵲報吉鴉則報凶可聽為準擊音
未定則不可為準矣人言之未定亦猶是也

不知大全言隱于榮華而不知
本實由是而儒墨之是非矣欲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
以明今者復命知常之謂令儒
墨之是非不亂乎智識而未嘗
以明故不足為是非之正若釋
智回光以明視之則物所謂彼
是者果无定体无定体則无非
彼无非是矣无定体而世以為
有彼是者以成其生是以無有為
有也身道觀之物之左生也生
自何來其方成也成自何去知
成生之一體則左生乃所以為
左成方成乃所以為左生可不
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反
心究神復乎无我則其体未嘗
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

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
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林慮齋云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存而隱晦故
有此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存而隱晦故
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
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非
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入之偏
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

相為用而已

羅註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以心也言于人未能无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有所故曰果有言邪味嘗有言和擊鳥出卵者人聞言如鶴則報喜鴉則報凶鶴鳴知兩布穀催耕可听之為準擊言未定則不可為準矣人言之味竟亦拱是

劉註言非吹也言非如風之无情也其必有謂矣而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為是彼以為非物論方自以始然自達者現之以此其在天地間存異擊音之在耳而足存乎

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謝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為是波之所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波者言以我為是則以波為非也物無非是首言我以為是則人為非也在波之說我則不為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有非故曰波出於是是亦因波

○陸方壺云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可存夫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誇之人雜之以誇言是以真偽是非雜然並出於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是是非非是兩無定論伊欽定之則莫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可滅也知者明乎本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因人已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見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我若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俾者我亦常常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于彼是亦因彼而已俾之與之更辨其非是也故曰彼出于我是亦因彼昔康節先生語二程曰你說生薑對上結底我也只得依你以便是因是之意其在釋氏則所謂隨順不二實無諍之要旨老子所謂德善德信亦不

林註吹出於自然言者則有意矣故曰言非吹也明者大智慧也明照則通乎彼我无是非矣物則有彼有此故曰物無非彼物无非是自因也因有彼則蔽而无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彼是

外以會而通之得之言外可也。○季衷一云道莫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無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于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于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相非矣歎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大知慧也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則物無非彼亦無非是矣以一段言以明自彼則不見彼物也言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矣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于我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作彼此二字者自明彼是於有矣而未嘗有也照之以天照即明與知字天者無是非謂明乎無是非而後是非可派也

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商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于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无朕併所不齊哉夫人之

林肅齋云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

出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益生况有外二者不可相離若是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終有個可便有個不可總有個不可便有個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惟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

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
心即師而求之于未成心之前
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
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與火
也火不能自來必有所麗心同
太虛則无所麗矣且心麗物而
為善後不若无心無為况麗物
而為惡乎開尹子云來于我者
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淨之然
此遺物而入揚情歸性之要也
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
人以知代用自取于道以為成
心者也

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謂是非即生成之說也彼出於是譬之方生何
者彼于無是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故曰方
生雖然方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
無耦矣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耦二得其
耦遂尔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成方成方生識風
鼓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如是故曰方可
左不可右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聖
人不師也而獎之以天獎之以天則如天籟之
窅然而未始有言雖有所言亦因夫是而已如
是則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之意見矣
此一天字最為肯綮後文天均天倪皆自以生
○季衷一云彼是相因而生者也是非無定體
而以為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為生方成者以
成為成是以無有為有也雖然自道觀之物之
左生也生何自來物之方成也成何自去成生
源一體方生方成所以左成方成乃所以方生可

禁言知代謂不用他人代我知

者為師也云云代謝也吹即籟
也驚鳥子欲出者也樞要也
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
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此于是
是亦因彼此皆從无生有所謂
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即死對
死即生對方可即有不可方
不可即有可一是一非相為匹
偶此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
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
而徂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

不可亦然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然無容心也是以聖人不由是非之途而直以
天獎之天天然也雖聖人何能廢是非乃世之
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
而已因之一字乃老莊
要旨以一段言因是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
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
明

林慮齋云

若以是非而論之他之說一是非也
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汝雖分

橫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
不廢者及世之所是因而是之
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
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故
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
彼彼即此彼之是非即此之是
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
乎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不可
得而道樞在此矣凡物奇圓而
偶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虛无物
得道樞者似之故曰得其環中
以應无窮蓋行乎是非无窮之
途而其无是非者自若非照
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
也

為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波是乎哉果
且無波是乎哉言波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
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入已而一之則為道
之樞要矣環之中况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
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始無終而無窮矣是
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為
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
段也 ○陸方壺云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
通身是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在我則放身依之
而不復求偶於彼以便是無我相無入相一因

夫是而昭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意見彼
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而上下相持要見端的果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有彼是則非
在我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寔在那邊終
難定奪若只因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
待是無耦也使彼之是者不得其耦則我與彼
混合為一如也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故曰
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環者圓而中虛
凡物奇圓而偶方圓則終始無端中又虛而無
物以以應物安有窮盡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
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夫無窮無盡之妙
此名聖人昭之以天者能之故曰莫若以明
此而已苦也彼是是非相持不解便膠固不通
而學問窮矣 ○李衷一云此一段又言以明所
謂明者非明見辨察也得其環中之謂也大凡
物有偶則方方則內實無偶則環環則中虛中
虛則明生矣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是彼亦是
也彼亦自以為是彼之是非即此之是非果且

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偶對也無人我是非對待是無偶也使彼之是者不得其偶則我與彼混合為一而道樞在矣矣環中空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以是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一是一非而形無窮而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

以指四節

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各食小大之辨不出于同體是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辨不離於同類是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齊乎同類然後足以足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无異一指以其存我並生而同體也万物雖中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

林慮齋云

指手指也
以我之指為指則以人之指為非
波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若但以我

无異一馬以其与我為一而同類也則物之不可其孰自就道行之而成非无為而成也物謂之而非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為之者卒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矣此物之所以齊也胡為超舍於其間哉大小美惡固常相及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万物无成与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故我則不用寄万物之自用寄物則通則无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不一也

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
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
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
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波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波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陸方壺云

以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己度人執

曰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當情也故以我指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彼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復相喻反與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均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都

於有我之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職由於是故以指喻指之非指是以我指之是而指人指之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吾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以反覆相喻彼我之間同于自是而均於相非果且有是果且非是乎我但見無有是者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民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既又申言天下原無相是非之理即舉天地萬物而論之天主乎覆地主乎載各效其能而夫不非地地不非天也飛者自飛潛者自潛各適其性而為不謂魚魚不謂鳶也天地即指也萬物即馬也天地萬物各不相非人亦天地萬物中之一物耳而以一指一馬橫起意見互相是非不亦愚乎○李衷一云此一段又言因是所謂因是者非是非兩立也知通為二之謂也不一則有用為用而是非起一則無用為用而是非息無是非則因是矣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

非也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无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建橫而極從所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于狀同規矩哉故率縱橫好醜恠悖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万殊而性同淨故曰道通為一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于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无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淨也然也至理至于自淨也達者因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

名實大小之辨然名為非指便是指了不知彼那非指說來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辨然名為非馬便是馬了不知從那非馬說來益指與馬原來無以名特人強為之名爾故有白指與馬只從那無指無馬之初說非指非馬可也天地雖大不異一指萬物雖多不異一指是名特人名之耳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建與楹屬與西施恠悖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

豈勞神哉若勞神明于為一不
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
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
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
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

趙註 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
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
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
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
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
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
運万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
求之于天地万物之外可也
不可然不然縱橫美惡快愜
怪是非成毀後通為一則無是

毀通復為一

送音廷悅音
詭音音決

林慮齋云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
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
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
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
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
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
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達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屬惡

无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
者无用之用所以為通人則得
得則近於道矣至是不特非若
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徒不
知其然而徒欲以離形去智為
坐忘非勞而何

士彰 公孫在子有白馬指物二
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蓋以此
立論解者至以馬為博塞之等
何其謬也

焦註 廷梁也楹柱也房思也
云癩病也恢大悅戾憊乘惟異
也但公養後祖者也芋橡子也
朝三暮四朝三外暮四外也

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
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
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
而為一矣言皆歸之造化也成毀物之相戾者
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
伐而用之毀也以之在室則為成物矣譬如用
藥咬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角
而後成弓在弓則為成在筋角則為毀秦不亡
則漢不真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

卷之二 內篇齊物論

二十八

天地之大不異一指萬物之多
不異一馬死人為天地萬物中
之一物乎知此則真體廓然
非非而亦未嘗廢是非所謂因
也人所可因而可之入所不可
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
物有謂因而然之是我无然然
于物之所然耳我无不然不然
於物之所不然耳此者以物
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蓋无物不
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
哉遂与極反屬与西施反分与
成反成与毀反極之悵悵悵怪
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冥乎
至理者不能以此莊生之所謂達
也不用不自用也寓諸庸因乎
人也庸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

也亦無毀也故曰通復為二
見入曰可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
以之謂因是見之干行則有同心協力之
助道行之而成矣語之于人無齟齬牴牾之患
物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
於我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
也知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故且天下理一而
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物固
有所然者物固有其所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為是之故則凡物有萬千美惡常怪
成毀自道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二矣故曰道通
為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無生意見不起分
別自尔互融交攝會俾彼此之可言哉至是而
是非非非於是乎我矣遂屋梁也楹柱也屬癩
也西施美婦人也恢大也悵詐也悵詭也怪異
也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毀○李袁一云
承上文云言天地萬物既未嘗有是名然則物

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
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
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于
得則然矣而然之只是因之一
字盡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為義
但觀祖公賦事不自增減而因
衆祖之喜怒為增減非因而何
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
是非內則体乎無是非非之不
釣不以跡之有是非而得其心
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之不可可然不然初亦何嘗有然不然而不可不
可哉是以聖人因之入所可因而可人所不可
因而不可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然之
是我無然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
物之所不然耳若以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
可蓋無物不知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其間哉遂
橫也楹縱也屬醜也西施美人也遂與楹反屬
與西施反悵悵悵怪固常相反然以道通而一
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也其成也乃所以毀也
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非洞然曉徹明乎
至理者不能以此下
文之所謂達也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
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
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林肅齋云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

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
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
通也者得也達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
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
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
粘上句已字以是他筆端游戲作文處○陸方
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
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而寓諸
庸是不用者不用已字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
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衆之中皆至理

之所寓如性太舜之知不過用中于民非是不用
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而可用矣故曰庸
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
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通道至於通則得之
矣故曰通也者得也達至也至於得則幾矣所
以然者因是而巳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
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道道者自然而然
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
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李袁一云為是不用
到此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
無用之用民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
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
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不惟非者息
是者亦息故曰幾矣總之不用為用只是因之
一字以之謂因是聖人之因是知通為一而却
不知其然豈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
而皆因之故謂之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徂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徂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徂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徂音組 茅音序

林慮齋云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為一偏

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
 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茅山
 栗也一名豫予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

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徂喜怒隨之此喻是
 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
 無爭矣洪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
 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
 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也天
 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
 之並行也陸方壺云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
騰口說之煩愈求其同而愈不可得
甲曰然乙曰不然彼曰可以曰不可而不知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本自同也故曰勞神明為一
而不知其同譬之朝三朝三者徂公養後術也
徂公之輸等栗而食後也余之曰朝三而暮四

則衆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為悅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猶是或混上文因是作解殊覺牽強是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體乎天均均同也以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不通而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以正應上聖人覽之以天○季康一云以段又言因是道即也勞如勞卦之勞即休息也休精息神無意為二雖同亦不知也但公賦等正不知其同之譬名三四之名實七數之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總是七數但公賦等不自增減因衆狙之喜怒為增減但畢竟不知其同非因而係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非非之天均均同也以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均均同之有是非非得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兩行兩者內外也兩行則無內無外矣曰通

古之人節

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察其一身故曠然無索焉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對者雖未始忘彼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始忘彼此彼此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无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交同彼我也夫声不可勝琴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声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声也彰声而声遺不彰声而声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无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死也夫三子者皆

一又曰兩行
緣一故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林慮齋云

未始有物者太虛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

欲辨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
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
據覆而與感賴其盛故能久不
尔是困也三子惟独好其所明
自以然于衆人欲使衆人同我
之所好是欲對生鼓簧也彼竟
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此三子雖求明于彼之竟不明
所以終身无成若三子而可謂
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
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
謂不成則万物皆相與無成矣
故至人不顯此以耀彼不舎已
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
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
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稽之耀

則舍而域之懷惓惓怪則通而
一之使羣其各安其所安衆人
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
萬物之用矣物皆自用則孰
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偏奇
之異曲而後之寄之自用則用
雖万殊歷然自明

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而
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
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
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
而未封域未封物為道而
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
未始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
能遺物以舍道三者所知雖未
忘善于道犹未虧也至于是非

理盡矣其次為有物是無盡而太極也自有物
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為兩儀也兩儀雖分而覆
載異職各隨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
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
道既虧喪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
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入
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
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

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
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
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
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始回思悉念未起
之時則但見胞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
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虧有成莊子
之言若迂濶而人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
用之事也 ○陸方壺云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
此又進上一步以爲知之至者說到
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
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始封疆

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然矣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无成也奈何後心于有無成虧之間而歎以為成哉

謂此段又言以明聖人之以明環中無旁然却未嘗欲明之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至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始有封域未始即物

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味始有是非猶一也當其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生而道於是乎虧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嘗論莊子之畫字面新文法奇讀者道謂其難解便廢閣不讀大是可惜若仔細理會以等說話然有至理入聖工夫亦只在此未始有物之先即無盡也

為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始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三者所知雖未盡善于道後未虧也至于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道虧而情生人各自虧自好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

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夫熟論鳴絃者歎以聲也然於遺聲多矣聲而遺不彰聲而遺全故有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不鼓琴也技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據梧者以梧為几據而高談也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皆及應過智幾乎其盛又載之末年從事以終身然惟各隨其所好自以為是嗒嗒不止

有所向便足欲一有所着便是愛而去道遠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其好之也歎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

欲自鳴于人故曰非所明而明
之明誇示也惠子以其智與人
之辨持畢竟無甚道理故以擊
白之昧終以便是惠子之虧處
而昭氏之子又傳文之綸緒終
身不成精技此便是昭氏虧處
三子雖求明畢竟不明若惠子
不與人強辨昭氏不以鼓琴名
家則亦不見他有成其虧矣若
三子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
也若三子而不可謂成則物與
我卒無成也奈何後後於有無
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故滑
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滑疑從
不分不曉滑亂而可疑也圖說
也言聖人之所欲如此也似明
非明用而不用與尋常無異故
曰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不用則

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林慮齋云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
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
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
終始哉如入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
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
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
之以策羊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
也持而擊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

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矣此
之謂以明言明貴疑而不貴耀
也

趙註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
音惠子之辨非莊子不知其旨
三子各造于妙而不鼓之鼓不
听之所不辨之辨益末之知也
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
惠子者我之所明異于彼彼于
不足明而明之雖辯堅白同異
之辯終于昏昧不明若昭文之
子不知無絃之玄終于無成而
已然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
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
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
所尚也

即言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故
曰據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三子言三子之技
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盡其盡也技精而
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
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
異於天下之人故曰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
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分曉
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

焦註昭文古善業者枝柱也策杖也善杖以擊節榘榘也載之末筆畫之于全也堅白堅右白馬之辯也綸琴瑟弦也滑亂也

之強辯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然但以惠子之辯為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注家以為堅右白馬之辯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允言堅白則為馬言白不允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蘓秦傳註又曰龍泉水淬刃劍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辯者之事爾昭文

既以鼓琴終其身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他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為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其現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

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明也滑亂而可疑似
 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
 着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
 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
 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亦
 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
 遠溥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
 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
 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一片文字

仔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

○陸方壺云上言愛成而道虧故又自成

虧二字上生出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
 之不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成方敗之
 說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氏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
 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而終身彈不成聲故便
 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曠來作証佐師
 曠恁地聰明其人却以盲廢枝策而行故亦是
 他有成與虧處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刑
 寫者之誤既又引到惠子却是愛成而道虧者
 惠子莊子同時人蓋有才辨莊子雜篇謂惠施
 且以其知與人之辨持文曰惠施之口談自以
 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據梧者以梧為几
 據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載事
 也惠子之所好獨異乎人故嘵嘵不止嘗欲以
 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
 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一堅白之味終

成其愛而虧於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終終，終身無成。文字，忘父字之誤，綸，絲絃也。終終，終身無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精技夫，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虧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此昭氏之虧也。若使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若是而可謂成乎？成謂有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不可謂成謂虧也。此四句亦最難看，意會似言有成有虧，乃是定數。你我皆落成虧，套中不能自脫，成則我亦與之俱成，虧則我亦與之俱虧。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也，物與我無成也。以箇套子自既有是非之後，輾轉相因，誰能解脫？唯有聖人不落以套，故滑稽之權，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便不落以套。滑稽者，捉不往疑者，見不殺皆為是不用之意。滑稽之權，乃不明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益不用已，是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矣。聖

今且三節

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是非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以雖是非不同，亦昧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遺是非，又遺其遺之，又遺之，以至於無遺。然後無遺，无不遺，而是非即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无言，言則與類，故試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味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炊生也。味始有夫未始有始言一之者。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林慮齋云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也。到此又換頭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二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益

未為不... 而自稱斯又忘其... 也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 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 未始無知也未始有夫... 無俄而有無未始有無之... 孰無以都忘其知也爾... 我是非豁然確斯也我已... 吾謂之果有果無爾乃... 纖芥於留中也夫以形... 太山太於秋毫也吾各據... 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 小不為不足苟各足于... 秋毫不袖小其小太山... 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 之定未有其於秋毫者若性足

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
故曰與彼無以異矣以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
馬之意 ○陸方壺云以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
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
於我而已蓋我執己是方謂他不類我他執他
是將謂我不類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
易地而看則見與彼皆是類無不類者其意
若謂將他做我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
一般前段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便是以意 ○李
衷一云以一段又言因是聖人知通為一不知
其然猶有一在至以則非其一而無之故終之
以無違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是非者類
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
以不類矣然以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
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

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約小矣
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
為大則天下無小矣无小無天
無寿無天是以噫蹄不羨大椿
而欣然自得存鶴不費天池而
榮頭已足若足于天然而安其
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
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
同得也高卿蕭形自得則一已
自一矣理无所言物或不能自
明其一而以以此逐彼故謂二以
正之既謂之二即是有言矣夫
以言言二而非言也則一與
言為一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
有二有二不謂之二乎夫以
二言言一迭乃成三况其枝
流凡物殊何可勝紀故二之者
與彼未殊而忘二之者無言而自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
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林慮齋云莊子之文終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

一也因是者各止於所能及最是也

皆秋其意益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
曰請嘗言之始大虛也味始有始無盡也味始
有夫味始有始此無盡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
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
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盡之上又一層也列子
所謂有大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
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
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益謂其初本
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

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
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
有了果是喚在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
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在無字
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
雖有此言謂聖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
可謂無邪此與敲音處同

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
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
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
有了果是喚在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
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在無字
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
雖有此言謂聖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
可謂無邪此與敲音處同

陸方壺云轉語下
雖然二字若謂彼我
易地而觀雖則類與不類均是一般然亦亦思
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

知此則存心在我我欲無之不可得而臣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存心之間昭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夫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執夫言之末嘗存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言未太山鳩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于此也則小大各近豈有常體哉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為一也

無毫毛至秋而粟細以喻小也無毫毛因是已言自無毫毛

是已

林慮齋云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盡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為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終失此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太山終小此箇便不名為太山矣若以太山為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鳩子為名則是盡鳩子之數矣更

者識風鼓浪展轉不窮為是為非竟無了歇無造者自有造無者也造無則無是非而因入之是非以為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解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為語詞而連因字讀之故也

多此箇則不名鳩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為天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為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少一木一禽一虫亦與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說了個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為一則和箇一字

亦不當有今既有二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為二既有此一矣又有二與言為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生將去自予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美不盡而况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將來當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况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為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已自箇是字

說來到這裡又結一結

○陸方壺云無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

逐分別秋毫亦可稱天太山亦可稱小殤子亦可稱壽彭祖亦可稱夭四句雖是矯詞然亦却有其至理蓋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受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混合為一魯何太小夭壽之所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混有言乎哉以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已矣一就是言也且混無言乎哉由無言生看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俾以故置於以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以二與一相對却便成三以等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迤邐相生之意從以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於美曆之人亦不能美其未盡之數而况其凡者乎看來當初只是因箇一字引起遂至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以况自有適有乎有即有謂之有自意見上

生者無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何謂無
即因是之說是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
人我不認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之較前
謂之天均天籟以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他
回顧題目○李衷一云以以觀之天下果孰大
孰小孰壽孰夭如以有言則秋毫雖小太山
祖壽殤子天如以無言則秋毫雖小已有形
便是大太山雖大未離乎形便是小殤子雖
已盡年之便是壽彭祖雖壽未盡年便是天
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
小矣殤子為壽則天下無夭矣彭祖為夭則天
下無壽矣是以螻蛄不羨大椿丹鷄不貴天地
足于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
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為一也夫既已
為一則無矣然既謂之一則有矣一是一也言
一又一也兩一便二矣一既一矣言一又二之
一與二相對不成三乎從無生來且有二與三
以至三至萬之又萬雖巧為曆算之人亦不

大道一節

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
定主也為是而有畛者道无封
故萬物淨潔其分域也左右者
各異便也倫義者物比有理事
比有宜也分別者群分而類別
也並逐曰競對辨曰爭略而判
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
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
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
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
則引物使委其所不能矣故不
論其外而小畛同於自得也論
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

能美其未盡之數而况其九乎况自有適有其
是非可勝道哉故因是者只無適耳無適者本
未無物之初無所適也
此非其二而無之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故分也者有不
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
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
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慶不樂大

不辨者順其成迹擬乎至當之
盡不執其所是以求眾人也分
不分辯不辯者物也自其事也
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
見彼之自別也懷之者以不辯
為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見
者不見彼之自辨故辨已所知
以示之也不稱者付之自餘無
所稱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
仁者愛而自存也不曠者至是
也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
其曠盈不曠者無往而不順故
能無險而不往也道昭而不道
者以明彼之失俱失也言辨
而不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仁
常不成者物无常愛常愛則不
周也廉清不信者激於廉清貪
名者耳非真廉也勇伎不成者

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
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
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
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
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
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
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
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無音

伎過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幸
足之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為傷
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
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失以
圓方以魚羨為耳味愈近彼
愈遠李弥得而性弥失故齊物
而偏尚之累去矣所不知者甘
性分之外故止於所知之內而
至也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者浩
然都任之也不滿不竭者至人
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
盈虛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
理之來自然無迹也葆光者任
其自明故其光不教也故伐三
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
弘故所朝而不浴也將審明齊
一之理於太聖故發自怪之問
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陋也

林慮齋云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波
我也有常有至也至道至言本無波此因人心
之私有個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个
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
四句左右波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
終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
析也辯辯別也分辯皆同但字有輕重終有主
意則各自分析辯別也爭競亦一意但競則甚
於爭爾既有分別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

則遂文乃三子之妙處不辭然無執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燬無有遂文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溥也而今欲奪遂文之顯而伐使後已於至道豈茲其故不釋然神解取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遂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无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題註知止其所不知則無能解焉道之至也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注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也不知其所由來則能知其知而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

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畧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伊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辯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伊便非莊子之本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辯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伊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是莊子復生亦不道還汝具一隻眼上面既說了波我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個說話來發明此老胞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

羅註大廉不蒙之音懶口齒物也為心有所節之義有節其快與定者有節其恨與少者以此言不廉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伊嘗不說但不立以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便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為至言終到分辯處便是爾胞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到這裏又自發一個伊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

梅子所謂物論蓋指百家
 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
 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殊途百
 慮不可究詰譬則山林之遇風
 而聲則殊股肢之具體而用各
 異所謂吹萬不同使其自然已而
 非物論之能自為異也任其
 自然不與分辨則物論齊矣至
 于天地間自有二種正經道理
 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
 衆技同論故又着少一段自不
 合之外至春光以明神聖之教
 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
 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密之意也聖人於此泰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
 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總有分辯便是無見識處
 故曰有不見也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
 立者矣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
 仁之迹而後為大仁嘿滿也猴藏物曰嘿以廉
 為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嘿嘿之德不足就
 也言其自小便以嘿字清畏入知清畏入不知
 皆不得為太廉矣不伎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
 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

集有倫有義崔本有論有謀
 伎害也云健也同圓也宗瞻
 晉教三國名宗一膾二晉教三
 也道無對言無常聖人何思于
 卦與常教為其立于是非之
 也左右倫義分辯競爭此八德
 皆謂之瞻聖人存而不論論而
 不辨今而不議則然然非非之
 表何至于有瞻哉然聖人非但
 不論不辨不議為無形也即其
 有時而論而辨亦不得謂之
 也聖人心無分別分即謂之不
 分辨即謂之不辨所以然者聖
 人以不見為辯衆人以相示為
 辯此其所以異耳不辨不仁不
 言不謙不伐厚引古語以證之
 五者至德渾成各相不立此所
 謂因也若道昭言辨仁常廉清

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
 而形諸辯則是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
 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
 有自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
 勇而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同圓也言此以上
 五者皆是箇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
 近於四方之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
 與於字同意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
 止則為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便

勇校則圭角太露而近于方矣
方即眇也曠世知不知之為至
不知知而不知為尤至所謂不
言之辯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
即無色即空豈非海而不滿酌
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天府
乎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也

是不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
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
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
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
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
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昔
者上着三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証也宗膾胥
教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逢
父之間喻其物慈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

之三國物慈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終有不悅之
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
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而雜撰之也言日於
萬物無所不照况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
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置
之不辯者歟之以天地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
之喻也 ○陸方壺云夫道無往而不存存有三分
別故未始有始有封言無存而不可停有遺
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簡是字便有疆界故曰
為是而有眇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哉然
下簡無字有了無便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
故有左右倫義分辨競爭之八德左與右相對

而相友者也。在物曰倫，處物曰義。群則有分，族則有辨。互逐曰競，對辨曰爭。即上文自無造有之事，蓋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議。春殊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論議三者併異，論是統說道理，議則比較短長，辨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如也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職也。小知問問，日以心聞，與天下相持以求先勝，胸中已自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存所以懷之者，不設自見也。衆人則辨之，以相存，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設自見也。衆人則辨之，以相夸示，雖然，意等夸示，求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辨也者，有不見也。夫人有客則可稱謂太

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者，胸中了見得理透，自無言說，故曰太辯不言。太仁者，不以煦為仁，太廉者，不以讓為自滿。太勇者，不害于人，以等說語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便以故道而昭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而曉曉然，與人爭辨，則又有不及辨者矣。故曰言辨而不及，仁者無所不愛，常繫二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行也，廉而濤則近于好名，而不實。故曰庶清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矣。故曰勇技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机本圓，若將焉辯焉，常焉清焉，技焉則大露圭角，幾於向方矣。由是觀之，則知太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今天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愧，往往強所不知以為知，推其辨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即不知之知也。何謂天府？天府者，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此則是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者俾滿之
 有俾竭之在此之謂葆光葆之言藏也葆光即
 滑疑之謂不知之知也然所謂不知非茫然一
 無所知也以恬養知藏其知於不知也故曰葆
 光以章止其所不知句家為肯綮蓋推到味始
 有始也者則寔無所容吾知處而藏其知於不
 知則是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盡復歸於太朴
 非非至人其孰能之且葆光之人不起爭辨不
 見人我堯伐宗膾胥教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
 非也故舜以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
 卑微漏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
 釋然俾我而不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
 暵夫日一出則一暵並出則並暵乃天地之無
 私也而况德之無私又進於自者乎真之不辨
 而獎以天可也以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
 樂結構與
 逍遙篇同

齧缺一節

所同未必是所異不彼非
 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
 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
 有知則不能狂群才之自宜也
 都不知乃曠然無不在矣嘗試
 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
 試言之取魚游于水水物所同
 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何所
 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率民猶
 後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率
 民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
 至又率猿獼麋鹿鱖魚毛嬙以
 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
 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矣仁義是非樊然殺亂言利于
 彼或害于此天下之彼我无窮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
 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
 溼寢則腰疾偏死鱖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
 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黍麋鹿
 食薦蛆蛆其帶鴉鴉者鼠四者孰知正味後
 徧徂以為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

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真之辨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未然知其不知故從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重介于胸中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昏夜而無死生也游於四海之外者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為体可見矣今天民以体知安佚為正

處口知知素為正味目知知好色為正色正如鰭後之所安蛆鴉之所耳魚鳥麋鹿之相與為偶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為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殺亂吾安能知其辨別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褚諸物之所同是諸解未明竊意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

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决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洄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音依(卿音即)音(鮑音)音(徧音騙)音(西音互)
女音汝(溼音)音(後)

林慮齋云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

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為莊子也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也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為發端之語也齧安乎水後獲安乎木入豈能處此既各

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辨盡而忿爭起以至肝胆楚越父子踏人者有之其愚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歎蓄缺反求其所不知洋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入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所謂不知者豈真不知哉

劉註 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為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

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久異乎後籟哉為草木之食也豢肉味之食也薦草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蜈蚣則食蛇鴟鴞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食好其美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為正哉徧徂徇徇也徧徂以徠為雖麋鹿一類物也鱈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雖雄之喻却就毛嫱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後鹿亦猶後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

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我視之是非仁義樊然散亂亂後而正之故不知其辨乃所以辨也

廣廉 食薦也稠州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州莽趙匡國奏虜去其美地薦州

後 蜘蛛且蜈蚣也且一作蛆帶蛇徧徂一名徂徠似猿狗頭其旌喜與堆猿為犯壯汪凍也涸也

色孰為正乎决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樊然紛然也散雜也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游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

陸方壺 云一篇縱橫議論歸結到此其所不知至矣又將此意大發揮一遍以王倪作個不知樣子而歸結於至人蓋止其所不知者非為世人之所謂不知也不起識見不生分別

之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應起居
食色孰為正者人物各安其安各適其適而已
世人則起羨惡分別之念此過識神亂為害事
至人則迥出常情一切不起分別若不知有
起居食色之正者又况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紛
然散亂彼惡能知其辨哉此箇不知却是真知
也故曰惡知不知之非知邪齧缺又深一問子
則不知利害矣至人亦不知利害邪此利害字
意是自處味色上影下王倪答豈但不知利害
便生歎之變他亦不知耳其元神獨露縱橫自
在不受變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
成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之端乎蓋至人無已
其於一切世故已解脫之盡故學問至此然後
謂之盡至而物論至此則其是非其非又不待齊
而自無不齊矣○李衷一云此一段承葆光而
言聖人之光保而不耀不耀故不知之謂神大
凡人各自足彼此偏見指馬相非以至肝胆楚
越父子路人其患皆始於知知者爭之端而是

非之首也知有是便未必同是知不知即為知
無知便有知王倪三問而二不知皆去知之意
民體知安佚為正處而齧缺不然口知芻豢為
正味而蛆鴉不然自知好色為正色而魚鳥麋
鹿不然各各有知人物相反惡乎知正處正味
正色哉仁義是非樊然殺亂何以異是至人固
不知利害乎齧缺疑至人應有知也至人神矣
神者不可知之謂至人不超識見不生分別一
切世故解脫都盡其居巖射無處之處吸風飲
露無味之味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女無色之
色無春夏焚不能熱無秋冬不能寒無晦明
風雷變不能驚元神獨露縱橫自在不受變
故能乘雲氣騎日月而游四海之外雖歎生尚
無所變而况利害之端乎故止其所不知則神
矣嗟乎害神者知也起知者居處食色也居有
窮華觀之麗而知始滑於居矣食有窮水陸之
羞而知始滑於食矣色有窮媵媵靡曼之姣而
知始滑於色矣集神盡能求去惡以至紛遂

瞿鵠一節

不從事於務者務自來理
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
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
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
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有
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盡循而直
往則冥然自合悲所言之故言
之者孟浪而聞之者所笑雖獲
黃帝犹不能使万物無懷而听
於至竟故聖人付當于塵垢之
然而玄合乎視听之表照之以
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自余而
不推明也今瞿鵠子方聞孟浪

老成盡而不能已直為是計年不但利害生而
是非亦起矣以此食色仁義之論所由來與故曰
聖人為腹
不為目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笑者也而立
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卯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鵠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安

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無
異見卯而責司晨之功見推而
求鵠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
順而探求造化當生而慮死執
是以辨非皆逆計之徒也言之
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听妄
言彼為太早計故亦妄听之以
生外為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
萬物為一體扶宇宙之壁也以
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
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
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
勿言委之自尔也昭然无波際
之謂後之馳騫于是非之境也
愚若茫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然
者不雜者也夫舉萬世而參其
變眾人謂之雜矣故彼之然若
形骸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昭合置其滑滑
以隸相尊眾人後後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
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斲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
一變化而常遊于彼者也故雖
參禪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
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
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
不成斯可謂結也蘊積也積是
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
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
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
如也死生一也而猶說生歎身
變化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而
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弱喪者遂安
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
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
還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
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以
之且則不知彼况死死生之變
惡能相知於故寤寐之間事苟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立也與汝皆夢也予
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說音悅潘音昏覺音
教用音的解音蟹
林廬齋云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貶
剝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為意也有就
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

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
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
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
則何係於方夢不知其夢則當
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
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
死以異於寤者也當所遇無不
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死大竟
者聖人也太覺者乃知夫患慮
在懷者皆未寤也愚者太夢而
自以為寤故竊然以所好為
君上而所惡為牧圍欣然信
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非常之
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用當
卓詭而不識其懸解且暮遇之
者言能曉然無係而玄同生死
者至希也

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為喜不緣道無行道
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
不言也孟浪不着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
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為
不着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笑
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也汝亦大早
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
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難未出卯而早求其呼更
挾彈而未得鵲早求之以為炙此早計之喻也

曰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無不
無不定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
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
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
瞿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為孟
浪而已則以為妙道然二者皆
非其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
於卵而卵非時夜鵲炙得於彈
而彈非鵲炙妙道因於所聞而
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
以為悟而不知其換以至於無
為皆瞿鵲之徒也道不可以言
傳取所予言之而汝所之皆妄
而亡歎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
却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而與之
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
以為宇宙而其机在乎手則可
挾矣為其昭合此所以為妙道

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說汝且妄
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
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宇奇旁
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昭合
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為一
也滑汨汨也昏昏昧也人世汨汨昏昏以隸而
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大夫以士
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而上之波
此皆隸也而却自為尊卑眾人迷於世故役役

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滑而以
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眾人
役今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
知范而不散雖萬世之久參而
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然則而以
是相蘊我體倫萬物萬物即吾
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
殤子可以壽于彭祖矣萬物然
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于
太山矣以麗姬視之則安知死
者不悔其向之勤生又伊生之
可悅死之可惡也乎

碧虛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
今如且暮合萬變為渾成也至
人以生死為大夢起生死為太
齊眾人以魂交為夢形開為寤

矣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從愚也愚也
無知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
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矣者言萬物各然
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
今積無限箇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從言
相積相壓也前面純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
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向純以發明喪
去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太其鄉也又番他鄉
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

顛倒詭異感于生是故達人
發此奇夢之至言以明趣死之
詭異夫死生之係雖無繩約而
不可解若乃經歷万世一遇大
聖釋此死生之縛者是狹且暮
之遇也

圖註 隸至下者也如光同塵而
先其至下是以隸為尊也隸專
則无下无下則無辱老子云寵
為下即此意也君乎牧乎即夢
為人君夢為人僕者謂夢也
夢方竊竊然有矜於此陋矣到
以漸說入夢境既入夢境更問
甚是非

真註 長梧封人名丘孟浪向音
漫漶無所趣舍之謂聽榮疑惑

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麗戎之國故曰麗之姬
父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
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床而食而後
以始之泣為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
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
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
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
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
到則知衛玠之間樂廣之答皆未為深遠此亦

也崔云小明不大也也夜則
夜雞也野大如班鳩綠色肉甚
義滑滑未定之謂筐匡匡安林也
竊竊猶察也也斥至詭異也奚仲
不也屬下句讀翁喪禮記二十
日翁喪公失也且暮遇之言有
知之者雖方世之遠猶如其多
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
聖侯此肩也語意亦如此
注 旁日月者一昼夜也扶字
宙者者遠近也衆人有我物於
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從聖人
无我不物物而與物為一故曰
愚也

學問中一太事如樂廣之說則高宗夢傳說孔
子夢周公果為伊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
謂大悟也君貴也牧圍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
中切切然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之
貌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為
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
文變化得奇特乎至詭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
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
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之遇

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聖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

陳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于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不可為一貫死生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為有物非特寓之而已

上既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知其解因此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邪

彼即太聖也大聖却是不知之知不言之辯知之以天倪者也天倪則是與不是然與不然混然無迹雖其聲或寄之是非亦化聲耳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收也言其終於無盡而已禪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也坎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陸方壺云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于世也不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味嘗不言也有謂無謂味嘗有言也孟浪不着實也瞿鵲子言是人也我以為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所知雖使黃帝聽之亦加榮惑如子所言之人身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子便輕易誑之喻如方見雞卵尚未孚化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墮丸便求鴉炙不亦大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听之何如奚者仰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道貫古今直與造化相為昭合故曰旁日月扶宇宙為其昭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灰生無變於己故曰置其滑澁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老參萬歲而一成純此數句頗艱澁難解蓋置其滑澁以隸相

尊者世情上事也言世人只管汨泊昏濛馳逐丁榮華聲利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隸相尊之有哉眾人役役聖人愚老此道情上事也范渾沌之貌即老子所謂眾人昭昭我獨昏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成德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灰云者信乎其無變于己也則夫瞿鵲所云不說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灰直夢覺耳萬物尺然而以是故蘊積胃中不自解脫悅生惡死妄起執情予惡知夫悅生之非感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灰歸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淨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夫灰而有知不悔其始者蘊生之誤乎故以麗姬設喻既又以夢覺覺看灰生言人生處世如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似大

夢方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者而後知此為太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然知之知汝為君子知汝為牧子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以處却是至怪故其言也名為弔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後而有覺之人見我如汝以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所以俟之而不惑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造化為太解脫太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為至樂其言曰生成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以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之後有個不受變成超然獨存者在然後可以高舉古之至人所以旁日月挾宇宙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者蓋是物也若也聖修無功流浪生於其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者耗散不存蟬蛻之朝風火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常沉苦海求失真性惡洋謂之大覺乎哉○李衷一云此一段承無適言聖人之因因而無因無因則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別故無待而寓

諸無竟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為事也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無喜求行無非道故不緣道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唯無心者與以孟浪不着實也夫子言之以為孟浪瞿鵲聞之以為妙道二者皆非熒惑也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于地而卯非時夜鴉炙得於彈而彈非鴉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汝遂以妙道之行容易輕許他不亦太昂計乎道不可言傳耳听予言之而汝听之皆妄耳旁日月一晝夜也挾宇宙一遠近也膈合渾合也滑滑味也為其膈合與道一也置其滑滑無汨心也以隸相尊隸下也先其至下也老子云寵為下即以意也眾人以智為知故後役聖人不以智為知故愚也老子云眾人昭昭我獨昏昏昭昭以參萬感通古今為旦暮也一成耗合萬變為渾成也萬物尽然因所然也是亦然也蘊蓄也以是相蘊言無相非也即因是意故無是非可否生於利害之所在禮記二十七曰

弱弱喪者以失其居也。不知歸不知還故里也。夫生奇也。死歸也。焉知生之非弱喪焉。知死之非知歸而惡之哉。麗姬先泣。後悔當其泣時。不知有悔。及其悔時。不知有泣。一人之身。前後異情。况死生乎。又安知死者之無悔。生乎死生。猶夢覺也。夢中之樂。竟未必樂。夢中之悲。覺未必悲。但夢不知夢。覺不知覺。又占夢。自謂至寤。直至覺而後知。之人以生為樂。未必樂。以死為悲。未必悲。生不知死。死不知生。即其夢死。乃其覺所謂大覺。而後知。大夢是也。太覺者。超死生之塗。破幻真之關。性命為根。宗四大為假。合不受。變滅自古固存。非聖人不能。乃世之愚。後後世。夢中自以為覺。而竊知之。以君為尊。其果尊乎。以彼為卑。其果卑乎。悅生惡死。無真識。陋亦甚矣。固於立也。與女皆夢也。言立以為孟浪。女以為竒道。皆寔言也。亦至也。詭怪也。知其解。非但知解說也。分明是解。去死生之縛。以等大聖人。最難得。一遇之。則萬世亦且暮矣。千里比肩之意。

既使一節

辨之而後推。不見而後辨。對也。辨勤終。用黜黜。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任之。自正耳。非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同既具。而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辨而休於不均。休之。兩行而息於自正也。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非故。無辨。無辨。故初之以天倪。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

亦與
既同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和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和我或是也。其或非也。和我俱是也。其俱非也。和我與石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非之辯為化聲化聲之相待俱
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
以自然之分任其死蠢之化尋
斯以往則是非之境即派而性
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
生忘兼故張貫是非是非外生
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
死極故高之者不溥有窮也

曰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
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我非
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
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
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點
聞辨於正之必正于人也而人

者非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
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
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
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
也其待彼也飛言不相待也唯
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
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
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
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
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
識心之妄計也我則知之以不
倪而不為之分辨因之以曼衍
觸類而長之則万物不累乎心
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死之
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无辨者
知其同体而物々皆然也窮年
則忘年無是非則忘兼始起於
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化聲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
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
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
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
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林慮齋云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
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是我與

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黠闇者言其見之昏
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
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
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
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
能相知必須別待一個來故曰待彼也耶此波
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
也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
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總以為

之相待至所以察年也金在佛
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謬
在此觀大意可知

【圖註】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
然故其同異亦皆無辨然之真
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
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者
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
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待
也然而聲出平化非化之所能
知化統平聲非聲之所能識此
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
兩物若合方化為一則相待之
迹无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
出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所

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
者即因聲而生識耳以其所以
附待而着不相待也
【焦註】黠闇不明貌倪分也際也
班固曰天研曼衍无極也竟如
字極也崔本作境

是絕以為然則又有個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
非之爭也聲音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
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
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俾似因其所是而不
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
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
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
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
猶子美所謂瀟灑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

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
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
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
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陸方壺云上言
萬世之後一遇大

聖然後能知其解又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
論看他甚樣辯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闇
處不能相知人亦被若與我瞞了受其黠闇暗
昧不得明白將使就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
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者正之
也是他那邊人亦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
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倒的人也正不得如
是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
彼來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上聖大聖寥闊

難遇然他却是個不知之知不言之辯辯之不以
 天倪也就了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
 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無
 辨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聲之
 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於彼固也若其
 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儘可優游
 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
 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衍即游衍之意不特可
 以忘年亦且可以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辨則義
 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
 也寓諸無竟言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與人
 爭是非較彼此則此門有碍安得無竟乎○序
 乘一云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
 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非四者皆出
 於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
 矣黠闇不明之貌人受其黠闇誰與正之必正
 于人也而人者非同乎之則同乎若非異乎已
 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

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
 能相知也其待彼也耶彼即天倪也凡言是未
 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向亦皆無辨有是然
 同異者聲也無是然同異者化也有聲者有聲
 聲者化聲者相待但聲者自有孰使之有化者
 自無孰收之無若其不相待不相待則無待矣
 天倪者自然之端起不分也曼衍者無窮之變
 因不遠也起以天倪自以曼衍則物我不礙于
 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所以窮年也忘年
 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不可為一貫振收也
 竟盡也收於無盡之地夫寧有窮時乎直寄之
 而已故寓諸無竟大抵天地間有待則有竟無
 待則無竟有死則生竟無死生則無竟生有失
 則得竟無得失則無竟得有覺則夢竟無夢覺
 則無竟夢不生不滅無星無碍振於無竟竟亦
 涅槃所謂大覺覺以而已不然以有竟之年倪
 有待之軀淪沈苦海永失真性風火
 候至身命蜉蝣矣焉得謂之大覺乎

○罔兩一節

罔兩景外之微明也音存待而然者邪言天札自爾坐起无待无待而独待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暴其所由則尋責无盡卒至於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胡蝶翼則无待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独化故耳或謂罔兩待景今待形待造物者形請問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則胡能造物物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自造而无所得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供云俱

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思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内外泯然无迹若乃責此近因忘其自尔宗物于外喪主于内而爰尚生矣伊夷之淨有我自喻適忘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矣不異也俄然寤則遽今然周自周而言故胡蝶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胡蝶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无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覺夢之分无異於死生之辨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蚶音附）

林慮齋云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来罔兩影

（蚶音附）

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為形亦猶蛇蚶蜩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蜩既化而蚶翼猶存是其然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栩栩然胡蝶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為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遽遽僵直之貌此形容既覺在

今所以自喻遺志由其分定非由无分也夫時不暫換而今不遂在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于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哀者未聞物化之謂也

呂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跡而行罔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

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无知則蛇蚺蝮翼亦无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丁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劉註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歿齊矣他人於此必在齊上收煞却冷轉一語翻卷從前詰極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為尚生分別知者以為入牛俱失之机也正言若反

副墨此又從前相待二字生議論罔兩待景人待形人待造化

寐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蝴蝶夢也恐蝴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這個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 ○陸方壺云此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罔兩景之淡薄者問於景曰子之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

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它亦不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吾之所待者其蛇之蚺蝮之翼和蚺蛇腹下齟齬所以自行者益蛇以蚺行蝮以翼飛而蚺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邪這个所以然者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其為在彼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還是下今還是而今將自己取証昔者在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得意自喻遺志矣而不知蝴蝶即是做夢的在周俄然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在周乃是覺來的蝴蝶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矣益以夢覺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曩為夢裡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矣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個須索待彼原是一个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蓋必到物

今我又待彼々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俛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以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胡蝶彼為覺後之莊周以一人分夢覺為夢中之胡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管見總論首設一子問答詳論

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苟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入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采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生天籟

者無形無言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也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之快悒悖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事喜怒所由生耶文鼓琴成鹿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化物何望于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為一二

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太夢中昏默然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他誰為胡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李衷一云此寓諸無境之譬也無境則不但無聲又且無影是無待意用兩影外薄景也行止坐起隨形而動故曰無特操言不自主也大景本無情安知有待謂景待形而然邪則景所待之形又有待而然邪然者指行止坐起也景無意待形形之所待又屬何處畢竟無待吾待蛇蛇翼邪言吾待形果如蛇待蜩待翼邪蛇腹下齟齬可行也蛇不附不行蜩不翼不飛蜩着在身且不自知况形影原相離行止坐起自然而然莫之使然何情之有遠然則然莫之終然何常之有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吾且惡乎待式夢蝶以下又神不可知之譬也不可知則夢不知覺亦不知是無知意栩栩輕喜貌喻曉也適志快意也濛濛惺惺貌分辨也人情以夢為疑以覺為真莊周却以覺為疑以夢為

真相相適志但知為蝶不知周也濛然周則知周矣覺便起疑疑便生辨若周夢蝶若蝶夢周物我疑矣周還自周蝶還自蝶物我辨矣故覺之濛不如夢之相覺之有分不如夢之自喻覺之知周不如夢之不知周覺之與發孰真孰疑孰苦孰樂樂噫其寐醒之際邪其去來之間邪醒時方識夢時樂去時益覺來時拘形骸真贅疣云樂實南面故曰此之謂物化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個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後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缺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二終

與之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繫天下之物齊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同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補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焦註罔兩景之景也崔本作罔浪無特無常也蚘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栩栩喜貌蓮人有形貌崔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也

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同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補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